

又到腊月初三

◎ 朱丹枫

农历腊月初三，是敬爱的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期待着。

壬寅年的腊月初三是2022年12月25日，那时疫情肆虐，马老邀约朋友们“线上”云聚会，万梅姐（马老女儿）以“腊月初三”的名义建群，大家纷至沓来，欢聚“云”上。当日历翻到了2024年的1月13日（农历癸卯年），马老又邀约好友们去他家畅聊，这一天，他进入天寿之年，老人家已经110岁啦！

事前，李致同志考虑到马老年事已高，在群里提议大家统一时间到达，不要让老人家太累太辛苦，此举得到广泛响应。依旧是马老的好友、著名作家李致，著名文化学者、口述历史专家章玉钧，肖林阿姨，《科幻世界》杂志社首任社长杨潇，我，秦俭等，带着祝福，带着情谊，欢天喜地，登门贺喜。100岁的著名作家王火，也是马老的好友，他因身体原因“云贺寿”。

不做生，不接访，不收礼。这是马老早已立下的规矩，亲友们便将每年聚会的日子选择了他生日这一天，“打平伙”、吃简餐，费用均摊，清茶一杯、品诗赏联，延续至今。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他与我们共进食堂，再次以一顿AA制的聚餐欢庆这个难得难忘的时刻。

虽说距上次马老生日聚会只有一

年，但我的心每天都藏着许多思念。一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只是时间上的一个标记而已，但对于我来说，它却是那般特别，见证了我与马老交往的过程，以及无数快乐的瞬间。

近些年来，他曾生病几场，尤其是去年夏天，病毒为虐多时，肆无忌惮地侵袭着他的身体。面对病魔，这坚强的老人与之较量了半个多月，病魔在他的“不投降”面前无可侵，于是奇迹再现，他病态竟消散，健康又重返，欢天喜地把家还。这是马老一种坚强、镇定、理智的态度，是我们生活中需要具备的品质，也是我内心的慰藉。此外，他还摔跤数次，让人揪心，每听闻马老经历的病与痛、难和险，都会在我心里布下一片乌云，使我牵挂不已，夜不能寐。好在他都以“受得”的信念，遇难成祥，化险为夷。

人生如戏，充满了变数与惊喜。我想，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坎坷，让人们跌跌撞撞，不期而遇。他却说，没有什么好怕的，生病就治，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行，正如他创作的《长寿三字诀》中所言——多达观，去烦恼；勤用脑，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

虽然如今马老的视力听力不如从前，但仍可凭借放大镜看报、读书和写作。他钟情书法，并保持着清晨锻炼的习惯，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是其生命的一种

常态。我们坐拥在马老周围，书桌上放着 he早已写好的几幅书法，听他讲述内容：“赠诸知己 君子之交淡若水，知己相得视同怀。”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他借此赠与在座诸君，其心真诚，其情溢溢，令人动容。他一字一句地念出，我们认真地倾听，记写。席间，有人还拿出了马老老家重庆忠县发来的贺信，将美好的祝福转述给马老；诵念马老栉风沐雨、手胼足胝之沧桑历程，读者深情，听者专注，感佩至深。马老撰写的一首《110岁生日自寿》诗，引得好友争相传阅，气氛热烈；其后，马老又作了修改：

得闻高寿正自论，至友祝寿来我家。足饭能行体尚健，近睹渐聋还未傻。风雨同舟破巨浪，沧桑历尽惊白发。壮岁同许孺子牛，老来自诩识途马。终身成就乃过誉，百年巨匠未自夸。扫尘开卷温旧籍，著书立说愿尤赊。寻根究源查古典，说文解字读电甲。七八挚友重醇饮，百十寿星乐无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马老的睿智谦逊，幽默优雅，大气乐观。

马老长寿，多方关注。这段时间，省内外媒体相继报道、专访、转发马老迎来110岁的盛事，《四川日报》用一个整版从不同的角度向马老致以最真诚的祝福，实为罕见。他传奇的人生，无怨无悔的过

往，引得读者追捧，粉丝热议，流量噌噌往上涨。马老也为大家泼墨送“福”“寿”，和往年一样，老人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邀请广大亲朋好友迎“福”接“寿”，为大家带来新年伊始的美好祝愿。我等接住这泼天的福气，自然激动不已。八十三岁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以小字辈鞠躬敬祝马老一百一十岁寿辰，他道：我因摔伤骨折住院，不能踵府面聆尊教。马老超级长寿，印证哲理“仁者寿，智者乐”，我坚信马老定能打破吉尼斯的全球长寿记录！

时光流云，年逾百岁的马老风华依旧，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有人说，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马老创作力如此持久旺盛，罕有匹敌者。这位永远年轻的革命者和写作者，如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扎根历史与大地，砥砺深耕，立言立德，胸藏丘壑，泊浪章优，轮翻世纪，夕阳华美，令人倾慕；他的文字“是光明的方向”，他的写作“是一生不绝的成就”，他的精神“如清风拂过，恩泽后学”。著名作家王蒙称赞马老“是中国文化的吉兆，是人瑞，是中国的国宝，是四川的川宝，是作家协会的会宝”。

过往已去，未来已来。110岁，马老正式步入天寿之年，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期待明年的腊月初三，期待再“聚会”，期待再“打平伙”。大家心里憧憬着，我自然也是。



年（外一首）

◎ 张晓峰

年是圆的
年是归乡的圆圆的车轮
年是重逢的圆圆的泪珠
年是团聚的圆圆的汤圆
年是闹春的圆圆的腰鼓

年是红的
年是守夜的红红的灯笼
年是迎新的红红的春联
年是幸福的红红的盖头
年是平安的红红的绳结

年是甜的
年是炕上甜甜的年糕
年是脸上甜甜的笑容
年是心头甜甜的歌声
年是枕上甜甜的香梦

乡愁
不离开家乡
你就不知道乡愁
不经历风霜
你就无法把乡愁的滋味参透
那么
到底什么是乡愁？

乡愁是傍晚袅袅的炊烟
乡愁是冬夜暖暖的炕头
乡愁是河边送别的古渡
乡愁是村头盼归的垂柳
乡愁是夏夜的绚烂星空
乡愁是过年的大红灯笼

乡愁是香喷喷的油馍
乡愁是火辣辣的老酒
乡愁是浸透着历史文化的卷尖
乡愁是凝聚着民间智慧的卤肉
乡愁是进过宫的王村芹菜
乡愁是出过国的陈桥石榴

乡愁是母亲“吃饭了”的悠长呼唤
乡愁是乡亲“弄啥咧”的亲切问候
乡愁是拂晓嘹亮的鸡啼
乡愁是长夜秋虫的啾唧
乡愁是晨曦的高亢
乡愁是船歌的唱吼

乡愁是天上放飞的风筝
乡愁是水里潜伏的鱼钩
乡愁是少年嘹亮的口哨
乡愁是少女多情的眼眸
乡愁是回不去的过去
乡愁是浓得化不开的怀旧

这就是乡愁



雪后电话不恼人

◎ 姚明祥

牌友出招：“这不好办吗？换号码，要么就关机！”

换号码舍不得，关机我也想过，但又怕另一类电话打进来。空闲时间，我喜爱文学创作，偶作小文自娱。这类电话打进来，不呼我“姚师傅”，而称我“姚老师”，或告作品修改事宜，或说作品见报刊发，若关机联系不上，失之交臂，岂不可惜？所以也就没忍心关机。

好了，好生打牌。刚摸起一张，电话又响了：“姚师傅您好，我是某小区物管。”我说请打公司报修电话，对方却请求我不要挂：“这个维修很烫手，麻烦您支个招！”原来，某老旧小区一住户家的铁管断在三通里了。换三通，要破墙，毁装修，费时费工不得了。怎么搞？我说：“找颗有棱有角的铁抓钉，打进去，往左扳，里面残留的丝牙就会松动；或是找个平口起子，对着残丝口，从左到右慢慢剔。记住！一定不要割伤三通内丝，不然剔出残丝，三通也不能用了……”

过年抚人心

◎ 张锦凯

坤，下抚黎民百姓，因情交织，因爱相结，魂牵游子一颗心。

“爆竹声中一岁除”，爆竹除旧岁，烟花迎新春，让失意、迷惘、悲伤等随爆竹一起消散，让美好的希望在烟花里璀璨星空。过年的爆竹烟花，声声入耳，朵朵入心，荡涤心灵，驱除阴霾，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让每一个人的心间都开满鲜花。

大街小巷，大红灯笼一挂，年味儿一下子就有了，到处弥漫着祥和喜庆的气息。一盏盏灯笼，满眼的中国红，如画似诗。这一串串希望，串联起从古到今永恒不变的年韵——红红的灯笼红红的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岁月的激情在这里燃烧，智慧的火光在这里闪耀，红起来，火起来，红红火火迎新春。挂上红灯笼，点

亮追求幸福的灯塔，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未来可期。

过年了，美酒佳肴团年饭，一桌的饭菜就是一桌的亲情。打开珍藏已久的美食，满屋的醇香，轻轻地抿上一小口，人不醉而心自醉，这或许就是过年的心情。亲人共举杯，祝福长辈健康长寿，祝福晚辈快乐成长，祝福家人幸福平安，浓浓的亲情在心底酝酿出无限的温馨，在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温润疲惫的心灵，激发奋进的力量。回家过年，举杯同庆，共话情长，一切美好在杯中，更在心中。

过年，是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情怀，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回家过年，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份最温情的慰藉，暖暖抚人心。

古镇的印迹

◎ 素心

（一）

凝神，拂去熙熙攘攘的纷繁
坐定，拨回时钟，在黑色的键上游历
此时重铺一程在古镇青石板上留下的足印
如那时想着去摘下不知何时轻轻悄悄种下的花草
草，是滇南的建水古镇
还有镇里那个叫竹林轩的百年老院子

（二）

从“步头”过“临安”到“建水”
老时光至南诏国的镇，总有可遇的古意
东南西北四方端坐朝阳，阜安、清远、永贞四门
历600年风霜依旧完好的东门，红得端丽
是初遇建水的入径，竹叶轩茉莉逆光迎我们的地儿
穿蓝工装的老人以蓝、白、赭红之彩涂抹画布，斑斓一片
南西北三门毁坏重建亦端庄朴
身着岁月旧痕，不乏定气与闲丽
最是那阜安城门巧为藤蔓所掩，如披彩衣
聚起了环翠楼浓郁的生机

（三）

镇子不大，脚板迈起来足迹不少
人流不疏，因着假期的缘故，各行各业各安
整两日夜，不想停歇，漫游着做古镇无拘的过客
寻过四方城门
访过朱家大院
拜过文庙圣贤
探过学政考棚
经过临安府署
听过带儿音的小调儿
纵横如织网的古街托引脚步
阳光或灯光映透的灰黑石板锃亮
街边古式建筑的商号铺子比肩而立
夕阳斜映的楼亭雕檐，轮廓美又安静
满眼的紫陶延绵，大的小的、精美的朴拙的、贴花的素面的
将镇子的日常布成了展堂
满眼的地摊烧烤，豆腐、肉蔬
热辣烤暖了胃，烤暖了烟火
满眼的街头人流，行在石板上、坐在方桌旁，游在紫陶的海里
成了最生动百态的群雕
建水这镇，深秋之季，依然如春盎然，如夏热烈

（四）

逆光出现的茉莉提起我的行李在石板路上走得轻快
转进一条叫书院街的巷
再入一个青竹侧壁，略过米宽古式样的小门
进了方知门小腹大，方知别有洞天
庭院深深竹叶堆翠，木楼斑驳将时光印刻
两进四合的院，走马转角的楼
木窗、木门、木梁、木柱、木梯、木板……
日日照雨浸冷，木纹着上难分明的色
晕染着久远的痕
厅堂、书房、过道转角处的老旧物件悠悠地默无声响
清晨，一方天井之上，一群翔物于鸽哨声中飞去又飞回
暮晚，灯火辉映通透的院，似藏载故事的隐秘之体
竹房的木窗推开便是画框
风中沙沙沙响动的竹叶丛，在框内灵动生姿
光阴积叠，沉淀出的深厚使人忍不住摩挲、细品
那是有光的清晨，小男孩的父亲专注的姿态和眼神

小男孩叫喜然，7岁的龄，淡定的容
一年总要嚷着来老院儿几次
那日，一袭橘红镶黑边旗袍着身
与茉莉在院堂茶饮
男孩轻轻试探走近侧旁，应声坐下
眼神黑亮，笑意腼腆
招呼拍照，悄无声息地伴着下棋、对坐
晨后的日，光恰好
妆淡描，门轻迈，阶巧拾、堂端坐、院闲立……
木纹厚重调性中的一抹亮色，气韵流动中似百年宅院的故事轮回
便觉着，自己成了院子故事的主人
便想着，许是倒流至最初的光里

（五）

临安—双龙桥—乡会桥—团山村
一条活化石般的米轨小火车道
无奈无缘，顺火车道择车而往
远观十七孔古桥如虹卧波，倒影朦胧
近行长廊如越时空，每块青砖带着幽光引你回望
阁楼冠顶，层层叠叠叠叠层层
飞檐下挂着的铜铃在风中兀自清脆
三孔乡会廊桥携水中影清清澈澈映在天地
桥边古柏之下
两个草帽男人静静地钓着时光
不远的乡会车站，法式黄体建筑与中式瓦屋长檐并接
薰衣草样的紫色花伴着米宽的铁轨盛放向远方
车站咖啡馆内留声机响着乐，怀旧的感，民国的调
这当儿，黄色小火车缓缓入站，停下前发出嘹响

团山民居不大，转转悠悠一个多小时
经年居住此地的张氏族人信守“百忍”家训
将市场、成商贾、修铁路、建家园、饰庭院……
方留存今朝珍贵的建筑群落
青砖瓦与黄土白灰泥房相衬，绵延一方
走过的素朴古旧中时而旁逸曾经精巧
雕花鎏金的格扇屏门
古拙厚重的木石砖雕
庭院板壁上的彩绘书画诗词楹联
悄然诉说着百年前的辉煌
旧庭院做成的新华书店，妥帖地融入了这片群落
以新的格酝酿出古的意
蜿蜒的细细长长的石板路
牵引人去寻那深深远远未知时间的印